

劉

氏

鴻

書

第八十二卷

器用部

髻 鏡

燧人氏始

三代物

照瘡

榻 席

枕

懸榻

壬癸席

無長物

笛枕

武侯枕

塵 杖

鍋 瓢

捉塵

竹杖

紅蟲

山人瓢

酒壚

茶具

窰漆器

黃公壚

黑木合

柴窰古漆

炭

燭

香

瑞炭

分燭

返魂香

扇

宋元未有

草扇

扇墜

屐

傘

棺

讓屐

所造能移

貨傘

棺鬼

圍棋

十訣

風急

爭劫

對談

第三

握中一子

亂局

投壺

牙牌

射鵰之義

按星辰

檮蒲

骰子

雙陸

打馬

鐵馬

一擲百萬

賜四緋

朱窩

褫袍

打馬賦

懸玉龍

卷八十一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器用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髻 鏡

婦人束髮爲髻自燧人氏始實無物繫縛至女媧氏以羊毛爲繩子向後繫之以荆梭及竹爲笄用貫其髻髮而未有梳至喆胥氏始造木梳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堯時以桐爲笄橫其髻後聖易之以絲及五色絹舜加女人首飾釵雜以牙玳瑁周文王於髻上加珠翠翹花傳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又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

步搖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之術及梳神仙髻皆紅妝翠眉漢宮尚之後有迎春髻垂雲髻漢武就李夫人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多用玉時王母下降從者皆飛仙髻大環髻遂貫以鳳頭釵孔雀搔頭雲頭篦以玳瑁爲之漢明帝令宮人梳首合分髻髻同心髻魏武帝令宮人梳反綰髻插通草五色花及東宮中梳隨雲髻卽暈妝隋文帝宮中梳無真髻紅妝爲之桃花面插翠翹桃蘇搔頭帖五色花子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鬟髻異哉陳宮梳隨雲髻隋宮復梳迎唐髻皆預應入隋居唐之儀也插翡翠鐙子作日妝又令梳翻荷髻作啼妝坐愁髻

作紅妝至唐武德中宮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綰髻樂遊
髻貞元中梳髻子歸順髻帖五色花子又今古注云長
安作盤栢髻驚鵲髻復作髻一云梁冀妻墮馬髻之遺
狀也

國憲家猷

長安任仲宣家畜寶鏡謂爲三代物後有八字云水銀
陰精百鍊成鏡高山石下得之後仲宣過洞庭風濤洶
湧因泊州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詔仲宣言此鏡乃水府
至寶出世有期當歸我也因持鏡去仲宣覺視篋中已
失所在

龍城錄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瘡者執

而自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蓬首顰面糊塗不可辨一執鏡而此物如驚忽失去病卽時愈蓋瘡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爲寶至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以照瘡不復見鬼矣

榻 席 枕

漢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任郡守皆招不至惟蕃能致焉乃設一榻以待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以禮請名士徐穉爲功曹穉至特設一榻來乃下與其睡去則懸之於梁固知懸榻一事陳蓋兩施之談輅

申王爲猪旣供養不宜處於穢處乃以瓊龕粟粥待之
取其毛刷淨令巧工織王癸席滑而且涼

河東備錄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
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
坐者送之旣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甚驚曰吾本
爲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世說新語

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
自深林處大栢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
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
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

事物紺珠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
擗五更次第更轉不差旣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
復然以爲怪碎之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
武侯雞鳴枕也

華夷考

塵 杖 鍋 瓢

世說曰庾法暢造庾公捉麈尾甚佳公曰麈尾過麗何
以得在荅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藝文類聚

喪父用竹杖竹節在外應父節禮喪母用桐杖桐心在

內應母慈心

諸事音考

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蟲走如飛其

嘴至硬

異苑

唐球居蜀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耳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初潭集

酒壚 茶具 窰漆器

瑯琊王濬冲爲尚書令時着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諸人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初潭集

范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爲具

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宋書

古窰器出北地世傳柴世宗時燒者故謂之柴窰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足多麤黃土近世少見古漆器出南蕃西蕃雲南莎羅樹子內綿織者與剪絨相似濶五六尺多作被亦可作服

夷門廣牘

炭 燭 香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曰瑞灰燒于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

人頓驅寒况

辟寒

東海貧婦徐與鄰婦李會燭夜績徐貧不繼燭李曰無
與夜也徐曰自妾會燭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
來者食常從薄坐常處下爲燭不繼故也一室之中益
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餘光不使
貧妾蒙見哀之惠乎遂復與夜

列女傳

太倉天妃宮永樂初一日僧自外歸見厨下湯沸揭視
之見二卵煮將熟詢之言行童於鶴巢中取者僧命還
之巢中僕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吾豈望其生
且免其鶴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之令僕
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風馥郁持以

與僧供之佛前後有倭入貢因風打舟至劉家河登岸
入寺拈香見佛前所供之木問僧買之僧給之曰此香
是三寶太監捨貢天妃宮者豈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
觀音閣者則與之倭曰入貢之人安可留待閣成願酬
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後數年倭人復來老僧
已故矣因留金作享其徒詢所取之香何物倭曰此仙
香也焚之死人之魂返聚窟州所出返魂香是也

說海

扇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摺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
頭扇當時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然特僕隸下

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國以克貢朝廷以徧賜羣臣
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予於是天下遂通用之而古團
扇則惟江南之婦人猶存其舊

國憲家猷

蘇長公臨錢塘曰有陳訴負錢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
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春雨天寒所製不售非
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扇來吾當爲汝市也須
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
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
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
所持立盡遂盡償前逋

長公外紀

宋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
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于水屢尋不獲張循王曰臣
於清河坊舖家買得召問舖家云得於提籃人復遣根
問回奏云于候潮門外陳宅厨娘處買得又遣問厨娘
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
兆舖家及提籃人補校尉厨娘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西湖志

屐 傘 棺

洗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卽
跣足而返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鄰士曰非卿屐邪笑

而受之

前代士夫皆乘車而有蓋至元魏之時魏人以竹碎分并油紙造成傘便于步行騎馬傘自此始又曰魯班之妻造之謂其夫曰君爲人造居室固不能移妾爲人所造能移千里之外

玉屑

南周則少賤以造兩傘爲業其後戚連椒闥後主戲問之言臣急于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霑雨連月則道大亨後生理微溫至于遭遇盛明遂捨舊業后主曰非我用卿而富貴乃高密侯提携而起家也明年當封特以爲高密侯實誚之耳

清異錄

安豐侯王戎常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安豐在車上臥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着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環久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凡人家殯殮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卽斃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搜神記

圍棋

圍棋十訣一不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先五捨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慎勿輕速八動須相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

夷門實蹟

謝密與客奕密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計密悟乃殺之

南史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碁看勅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因舉賜鳩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世說新語

王積薪隨明皇西幸宿山中孤姥之家簷下夜忽聞姑與婦棋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手談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而已共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北矣吾之勝止七枰耳遲明王具禮出局盡平生之好市子未及數十姥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竟失向室

異叢談記

唐宣宗時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王子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爲對手王子出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

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
涼故謂之冷暖玉又產如楸玉類楸木琢之爲局光潔
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
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下着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
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似狀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
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
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可
乎王子掩局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今好事者尚
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

夷門廣牘

宋待詔賈玄嘗侍上棋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知不

盡其藝也乃謂曰此局復輸當榜汝旣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亦詐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則投汝于水中局旣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局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帝大笑賜以緋衣

事文類聚

王荆公與人對奕未嘗致思其勢將敗輒以手亂局作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似乎能忘情於得喪者矣而又曰諱輸寧斷頭悔悞仍批頰則固有不盡然者

投壺 牙牌

投壺戲乃東漢蔡遵所製當光武延攬之餘休兵講義
圖像雲臺斯時政安務舉四境晏然蔡公當蒞事之暇
羣僚晏集樂意相酬設此投壺一則以勸侑佳賓二則
以綱紀律度三則亦彷彿射鵰之義

投壺記

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設牙牌三十二扇共記二百二
十七點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
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地之東西南北人牌
二扇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人性之剛發而爲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和牌二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于八
節之間其他牌名類皆合倫理庶物器用至宋仁宗時

始頒行天下

諸事音考

檇蒲 骰子 雙陸 打馬賦 鐵馬

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檇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
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
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
援五枚久之曰老兄試爲卿荅旣而四子俱黑其一轉
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毅意殊不快也

本傳

骰子飾四以朱者因明王與貴妃彩戰將北惟重四可
轉敗爲勝上擲而連呼叱之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
悅顧高力士令賜四緋因之遂不易

潘氏紀聞

一除紅譜蓋楊提舉廉夫當元季之亂避兵吳下與二三遊好妓小蓉瓊花等日賭除紅其負者脫妓鞋觴之謂除紅者除四紅言之也或曰宋天官冢宰朱河所作也故俗訛爲朱窩云

六博碎金

則天時南海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后以賜張昌宗狄梁公時入奏事后命梁公與昌宗雙陸則天曰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賭昌宗毛裘以臣紫絕袍爲對則天笑曰此裘價踰千金卿袍安能敵此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昌宗心赧神沮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

袍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語林

歲令云徂廬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具陳已
行揖讓之禮主賓既醉不有博奕者乎打馬援興檇蒲
遂廢寔小道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齊驅驥騄疑穆王
萬里之行間列玄黃類楊氏五家之隊珊珊珮響方驚
玉輶之敲落落星羅忽見連錢之碎若乃吳江楓落胡
山葉飛玉門關閉沙苑草肥臨波不渡以惜障泥或出
入用奇有類昆陽之戰或優游仗義正如涿鹿之師或
聞望久高脫復庾郎之失或聲名素昧便同癡叔之奇
亦有緩緩而歸昂昂而立鳥道驚馳塏封安步歌嘔峻

坂未遇王良跼促鹽車難逢造父且夫丘陵云遠白雲在天心存戀葢志在着鞭止蹄黃葉何異金錢用五十六采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覈其殿最運指揮於方寸之中決勝負於幾微之外且好勝者人之常情游藝者士之末技說梅指渴稍蘇奔競之心畫餅充饑少謝騰驤之志將圖實效故臨難而不回欲報厚恩故知幾而先退或御枚緩進已踰關塞之艱或奮勇爭先莫悞穽塹之墜皆因不知止足自貽尤悔况爲之不已事實見於正經用之以經義必合於天德故遶牀大呼五木皆盧瀝酒一呼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

之師別野未輸已破淮淝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
乏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投正當師袁彥道布帽
之擲也

夷門廣牘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嚮夜不能寢帝爲作
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於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
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之今之鐵馬
是其遺制

雲窓志

劉氏鴻書卷八十一

終

第八十二卷

音樂部

樂
樂律

八闋五鍾

開元增三和樂

六律十二調

易爲律法

師延師曠

紂拘師延

季札觀樂

秦青

郢謠

戚夫大謠

永新謠

鍾

鼓

磬

鍾毀

鍾鳴

銅鍾

鼓通

鼓不鳴

村鼓

太真擊磬

琴

瑟

移情

聽聲

懸琴

辨聲

五絃

吳蜀聲

不治眼

八鬼

亡國聲

笛

箏

箜篌

二龍聽笛

桓伊撫箏

稜等登

帳中箏

箜篌調

琵琶

以手批把

殷爲琵琶

安公子

羅黑黑

羅程

蕤賓鐵

段師神人

大小忽雷

鄧曼兒

梨園

社南社北

傳奇院本

凝碧池

兩霖鈴

妙伎四輩

卷八十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音樂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樂 樂律

樂之來尚矣自葛天氏有牛尾歌黃帝有景鍾而樂已具矣呂氏春秋曰葛天氏八闋三人摻牛尾投足而歌之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八物之極此葛天氏之八闋也管子曰黃帝依五鐘青曰太音赤曰重心黃曰灑地黑曰隱常而景鍾其一也此黃帝之五

鐘也通典帝系譜曰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太淵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簫韶而又有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至於禹之時以五音聽治垂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教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今鬻子淮南諸書皆具載此至於設簾持賢與夫揚旌取王對而言之猶見王融策秀才之文成周之時大司樂有六代之樂而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鍾師有九夏之奏曰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鰲夏樂師有

六舞曰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此六鼓也以金錡和鼓以金鐻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此四金也漢宗廟則有嘉至樂永至樂休成樂永安樂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則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則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之來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之既享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成安之樂美禮之

已成也高祖六年又有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
昭□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
樂者猶古之□□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
能以樂終也大抵漢因秦舊事至武帝立樂府采詩夜
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叶律都尉多舉司馬
相如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
九章之歌曰練時自曰帝臨曰青陽曰朱明曰西顙曰
元真曰惟泰元曰天地曰日出入曰天馬曰天門曰景
星曰齊房曰皇后曰華燁燁曰五神曰朝隴音曰象載
瑜曰赤蛟者是也漢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

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帝二年夏侯寬
更名曰安世樂其歌十七章有曰金枝秀華爽旄翠旌
有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曰我定歷數曰王侯秉德曰
佳華美方之類是也夫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
制氏世爲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
得於竇公樂書者見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
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爲樂記漢樂之述古者止於此
而已叔孫通因秦制而爲享祀之樂欲倣古采齊肆夏
清廟之奏此猶可也沛宮之歌特一時醉語而使禮官
隸習施之原廟相如等所爲歌詩非有和順積於中者

而郊祀用之恐我將思文王昊天有成命之頌宜不如是也蓋自高祖樂楚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婦人武帝好趙代秦楚之謳而以協律付之閹孺鄭聲洋溢於朝廷而王侯貴戚類以女樂相尚安望其移風易俗哉故太史公樂書曰余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隳壞未嘗不流涕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爲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憾爲樂樂其如此也武帝作十九章令李

延年次序其聲通一經之士不能次序其辭皆集會五
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
家常以正月上幸祠太乙甘泉使僮男僮女俱歌春歌
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顥冬歌元真又嘗得神馬於渥
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乙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之馬馬
名蒲稍次作以爲歌汲黯進諫曰今得馬詩以爲歌先
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前漢禮樂志曰是時河間獻王
雅樂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今漢郊
廟詩歌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
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平當議雅樂復寢是

時鄭聲尤甚哀帝罷樂府官然百姓浸漬日久不制雅樂以相變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祖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皞爲玄冥雲翹育命之舞明帝永平用曹元圖識之言改大樂爲大予樂東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遂采文始五行武德爲文武之舞薦之光武之廟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鄉射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焉四曰短簫饒歌樂軍中用焉章帝籍田班固奏籍田歌帝又親註詩歌四章列在食舉及制靈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自東京大亂後絕無金石之樂魏武帝平荊州獲漢

雅樂卽杜夔始復先代古樂而柴玉左延年之徒乃以
妙善鄭聲被寵王粲所改者不過登歌安世及巴渝詩
而已魏明帝改漢天子樂曰大鈞而繆襲改漢蕭鐃歌
十二曲而更爲之辭晉武帝時荀勗改杜夔之樂依古
尺以作新律元帝南渡時無雅樂至孝武破苻堅獲其
樂工楊最等閑習舊樂於是金石始備至宋之樂則以
永而爲名梁之樂則以雅而爲名如皇雅寅雅介雅需
雅之屬皆梁樂也陳之樂則以韶而爲名懋韶通韶潔
韶穆韶之類皆陳樂也隋之樂則以夏而爲名如昭夏
皇夏肆夏需夏之類皆隋樂也唐興卽用隋樂武德時

詔祖孝孫定樂始至十二和以法天地之成數號唐雅樂張文收又考正律呂與呂才叶其聲音而五虛鍾皆用於是用十二鍾○開元中又增三和樂共爲十五和曰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和休和昭和祇和以至於正和承和豐和宣和凡十五和焉唐禮樂志曰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雜用於燕樂而燕樂又有十部初高祖及隋制設九部樂曰燕樂伎清商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黿伎安國伎疏勒伎

康國伎及太宗平高昌收其樂自是遂有十部樂其他諸曲雖非純雅尚不至於淫放元宗有散樂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問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常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盜起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湮獨其餘聲遺曲聞者爲之感動蓋其事適足以爲戒不可考法也宋所循用王朴實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故有和峴所定之樂太宗時有平晉樂有方國朝天樂二典樂章皆太宗聖製真宗時樂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覆

仁宗聖祐肇創雅樂名以大安帝親御宸殿閱焉律度契乾坤之正聲氣協陰陽之純小音紆徐大音徼越匪霆匪雷天籟自鳴百度秩八風從冕旒虛已以當宁俊又儼容而布列如觀周舞而見分綴憲左之有容也如處舜廷而見堂下之奏異也皇乎休哉初景祐三年仁宗命李照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及皇祖又命胡瑗等攷正范鎮司馬光皆預焉元豐三年神宗詔鎮與劉凡定樂而劉凡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哲宗卽位范鎮造樂獻之下李照一律有奇上御延和觀樂實元祐三年也

羣書攷索

先王通於倫理以候氣之管爲樂聲之均吹建子之律以子爲黃鍾丑爲太呂寅爲太簇卯爲夾鍾辰爲姑洗巳爲仲呂午爲蕤賓未爲林鍾申爲夷則酉爲南呂戌爲無射亥爲應鍾陽管有六爲律者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六者爲陽月之管謂之律陰管有六爲呂者謂太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此六者爲陰月之管謂之呂變陰陽之聲故爲十二調各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乃成爲樂故有十二垂之樂焉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凡和樂亦如之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至崑崙之陰取竹生於嶰谷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爲黃鍾之管因制十二筒吹以準鳳鳴而定律呂之音吹陽律以候於鳳吹陰律以擬於皇是故太和中聲候氣不爽清濁相符倫理無失五聲六律旋相爲宮其用之法先以本管爲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足五聲然後爲十二律旋相爲宮周景王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漢文帝令張蒼定律曆元帝時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數房受學於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

生三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
呂而生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減上
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
猶八卦之變於六十四也杜祐通典曰古之神聲考律
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黃鍾之管以九寸爲法故用九
乘爲管絃之數九九八十一之數也管數多者則下生
管數少者則上生相增減之數皆不出於三以上生者
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
羽生角此五聲小大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
以下十二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術亦如之故辰

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故杜佑所載十二律相生之法乃京房蕤賓上生大呂之法也宋白續通典云前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終中呂皆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而京房等遂從蕤賓又重上生大呂冬季夷則上生夾鍾無射上生中呂此三呂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焉緣大呂之管三分益一以爲生於是大呂之管增而爲長所以自大呂以下相生咸易漢志上下之號按晉書律曆志言上生下生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以候之用也晉書此說猶未盡其義但梁武帝作鍾律論前代得失其

略云校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竝上生大呂而班固至
蕤賓以次乃云下生若從班義則夾鍾中呂其律過從
夫仲春孟夏正相生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
實班義爲乖此說得之矣故禮記曰蕤賓之月陰已生
而陽不用事故云上生大呂鄭康成註大師曰蕤賓又
上生大呂蓋用此說也然杜祐通典言十二鍾爲十二
律之正聲又有十二子律爲十二子聲其子聲半正聲
之法如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爲均其子聲口四寸口口
先儒又有云如中呂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
十二半之爲子聲之鍾故有正聲與有十二子聲通爲

二十四聲迭爲五聲合之而爲六十律也抑又聞之樂有所本中聲者樂之本也所謂中聲者黃鍾之宮也楊子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禮曰量聲中黃鍾之宮月令曰律中黃鍾之宮則黃鍾者信樂之本也黃鍾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九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其管所以九寸而餘律自此生也楊雄作太元也以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其音之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乎無不在其中矣夫欲樂之聲清不太輕濁不太重高不至於揚下不至於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當以黃鍾而求之也雖然樂

主於音音生於律律定於尺尺成於黍黍既不具尺亦不定尺無所準律亦自差司馬遷黃鍾之律八寸七分之一班固司馬彪說黃鍾長九寸聲最濁蔡邕鄭元杜夔荀勗等所論盡有損益而黃鍾之宮要以九寸爲定荀勗當武帝泰始中校八樂八音不和知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乃令劉恭依周禮以制尺所謂古尺也後汲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聲爲新律間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勗律以命之其聲皆應時人稱其精密故前漢律曆志具言尺度量衡云度長短尺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

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度者分寸尺
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量者勺合升
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勺權者銖兩斤
鈞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而
皆以黍而度之歐公作唐禮樂志亦曰聲無形而樂有
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懼
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爲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
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
而爲合勺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
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

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
弊而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
於黃鍾然後度量權衡相用而爲表裏使得律可以制
度量衡因度量衡乃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惟其法
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攷四者旣同而
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知矣

唐志

通典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冬至日之
聲以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宮爲
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按
變宮變徵而商以前但有五音此二者自周以來加文

武二聲謂之爲七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
之所自出也宮故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
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務則萬物得所民
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
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
無所變也故君總萬務不可以仇於一方事通萬務不
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北齊蘇夔駁鄭譯
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及月令所載五者所中並皆有
五不言變宮變徵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聲推此

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
譯答曰固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云天地人及四時
謂之七始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大簇爲人始是謂
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四時之
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缺冬夏之聲
四時不備是以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然太史公
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
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旣曰陳武請伐
朝鮮而文帝以謂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
下富庶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

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廛
遊遨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制律之
時而達制律之意也何則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
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叶和而天地之氣亦
隨以正苟制律以候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
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天地之正氣以定一
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謂天地之正氣合以
生風天地之氣正而十二律以定殆謂是歟

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將樂器投
濮水而死後晉國樂師師涓過焉聞水中作此樂因聽

而寫之既還爲晉平公鼓之師曠曰亡國之音也得此
必于桑間陌上乎綱目○晉平公令師曠鼓清角一奏
雲從四方起再奏大風雨隨之裂幃幔破豆墮落廊瓦
韓子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
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
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
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人俱降當軒轅之時年
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
以奔殷而紂淫于聲色乃拘師延于陰宮師延旣被囚

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于紂紂猶嫌曰
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
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
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于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
鑄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絕

名山藏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
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
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

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平
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
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大聲夫能夏則大口之至
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
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
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鄩以下無饑焉爲
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
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幘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左傳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

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
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子產治
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
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尸子

謳歌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去歸秦
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謝
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
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過逆旅旅人
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

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抃舞
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
效娥之遺聲也

博物志

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
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
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
高其和彌寡

襄陽耆旧傳

漢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人皆爲
之和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漢事紀

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迺居諸樂之上
古有韓娥李延年莫愁善歌必先調其氣氤氲自臍出
至喉乃噫其詞卽分抗墜之音旣得其術卽可至遏雲
響谷之妙也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
論誥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
本吉州樂家女也開元末選入官卽以永新名之籍於
宜春院旣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韓娥延年歿後千餘
載曠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閣清虛
喉轉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曲逐其歌曲
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輔於勤政樓觀者數千

萬衆喧嘩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喧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於上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於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樂府雜錄

鐘鼓磬

齊景公爲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宴子三人俱來朝

昔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
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
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于雷是以曰
將毀

晏子春秋

南唐江南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到一殿庭忽見先王
縲械甚嚴近問之曰主何至此曰吾爲宋齊丘所誤殺
和州降者千餘人冤訴囚此汝還可語嗣君凡寺觀鐘
鳴須延其聲受苦聞鐘得暫休息或能爲造一鐘尤善
吾在位嘗交聘於闐國彼王遺我一玉天王像吾嘗置
於髻中後藏於瓦官寺佛左膝無知者汝以此像爲驗

民既還具奏之唐主親詣瓦官寺果得玉像于佛膝感泣造一鐘於清涼寺其文曰薦烈祖孝高皇帝以玉像建塔葬於蔣山

法苑

贛州興國縣大乘寺銅鐘宋紹興初忽一夕失之未幾有客言比者文潭漁者得一鐘鬻於天寶寺扣之無聲大乘僧詣天寶寺得之贖之不許乃相約曰扣之不鳴卽非大乘物扣之鳴則是也天寶僧屢擊無聲大乘僧一擊卽鳴遂載以歸

山堂肆考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十二聲爲一疊昏鼓四通爲大騷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昀

書

漢書李陵擊匈奴夜擊鼓起士鼓不鳴陵曰吾士氣衰而鼓不鳴何耶軍中豈有女子乎搜軍中得卒妻皆斬之

山堂肆考

魏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士多盜崇爲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諸村聞之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聞百里盜悉被擒

魏書

太真妃多曲藝善擊磬搏拊之玲玲然多新聲太常梨園工莫能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磬使擊之太真乃廣西容州普寧人父維母葉氏始生有異質目光見日不瞬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

求爲女攜歸京師後進入壽宮玄宗冊爲妃着后服與
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房寢專席後宮無復進幸

山堂肆考

琴瑟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方子春在東海
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畱伯牙曰子居
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
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
琴爲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以還伯牙琴
遂妙天下

初潭集

秦王爲荆軻所持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

而死琴女名漏月者乃彈作秦音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秦王乃奮力而起遂斬荆軻後名其琴曰超屏

燕丹傳

周師經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十二國史

唐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聲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州薛滿山堂肆考

趙璧彈五絃琴人問其術璧曰吾之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

語林

趙師善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蜀聲急躁若激浪奔雷○唐獨孤及晚年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唐書

嵇康遊於會稽入王伯通家新館內伯通曰此處有鬼怪不可宿康不聽彈琴而作至三更有八個鬼出現康心懼密口念乾元亨利貞咒三遍乃曰向有投宿者却是鬼害殺之也鬼答曰非我殺之見我來自懼而死吾

是黃帝之時樂官伶倫等也因被佞臣所謗枉殺我兄弟八人埋在此地伯通不知築牆壓我願先生取我別葬我教先生琴一曲名廣陵散鬼取琴彈一遍康卽能彈具告主人曰館中殺人之鬼我見之備說前因伯通使人掘地果得八鬼骸骨葬於別處館內永遠太平其後康以是曲彈之鬼神皆泣金鐵皆鳴

玉屑

子路鼓瑟有北鄙聲孔子聞之曰先王制音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無意先王之制而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七

尺之軀哉子路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

改過矣

家語

笛 箏 篪 篴

笛羗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當時後
祿山亂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
吹笛謨爲之盡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秀
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輒來聽
耳政卽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
疊之後笛遂中裂卽探懷中一笛以異其曲政視舟下
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

卽拜謝以求其法頃刻老父入小舟失其所在

樂府雜錄

謝安功名盛極嫌隙遂成晉武召桓伊飲安侍坐伊撫
爭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
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
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
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有愧色

晉書

唐世進士及第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荅詞語一出
榜元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盧肇首魁有故不至次乃
稜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則俯而致詞意本言稜
等登科而稜頽然汗發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

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翼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聲耶

玉泉子

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使着帳邊卧布知之使於帳中鼓箏諸兵卧布出帳去兵不覺也

英雄記

漢霍里子高朝鮮人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攜箏篴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公淹而死當奈公何音甚悽切曲終亦投河死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麗玉傷之

引箏篴寫其聲爲箏篴引

太平御覽

琵琶

琵琶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北齊高洋兇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爲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獨異志

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今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東巡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宮曰君商

曰臣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吾是以知之汝可托疾勿去
教坊記

唐太宗時西域進一胡善琵琶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
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
此曲吾宮人能之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胡人謂是宮
女也驚嘆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太平廣記

樂工羅程者善彈琵琶爲第一能變易新聲得幸於武
宗恃恩自恣宣宗初亦召供奉程既審上曉音律尤自
刻苦往往令侍嬪御歌必爲奇巧聲動上由是得幸程
一日果以眦睚殺人上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監

以程藝天下無雙欲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將作遂旁
設一虛坐置琵琶于其上樂工等羅列上前連拜且泣
上曰汝輩何爲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
惜程藝天下第一不得永奉陛下以是爲恨上曰汝輩
所惜者羅程藝耳我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
貞元中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孫曹鋼皆襲所藝次有
裴興奴與鋼同時曹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興奴
長于攏然類時人謂曹鋼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武宗初
朱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于曹鋼盡鋼之能鋼常
曰教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宿平泉別野值

風清月朗攜琵琶池上彈絃賓調忽聞菱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卽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方響一片蓋絃賓鐵也以指撥妙律呂相應也

樂府雜錄

唐貞元中康崑崙善琵琶兩市祈雨因鬪聲樂崑崙登街東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腰必謂街西無敵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妙絕如神崑崙拜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翼日德宗召入令教崑崙段師曰請彈一調崑崙彈段師曰本領何襍兼帶邪聲崑

崙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學時會隣家女授一品絃後更
易數師段曰且遣崙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態然
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得師之藝又讓皇帝子漢中王
瑀聞崙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琵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
絲大絃也

山堂肆考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內庫二琵琶號大小忽
雷鄭嘗彈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
大約造樂器悉在此方其中二趙家最妙時有權相舊
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之西正臨河岸垂鉤之際忽
見一物浮過長五六尺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

就岸卽秘噐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粧飾儼然以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伺之口鼻有餘息卽移入室中將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死投於河中錦綺卽弟子相贈爾遂垂泣感謝厚本卽納爲妻因言其藝及言所彈琵琶今在南趙家尋值訓注之亂人莫有知者厚本賂樂匠購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夜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洎有黃門放鵠子過其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翼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卽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錫賜焉

羽調錄

鄧曼兒善琵琶樂府推爲第一黃巢頗狎之鄧灸其右手託以風痺未嘗爲執器奏曲鄧曰某出身應役朱紫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以此樂樂他人矣巢大怒斬之屠其家焉

五代史

梨園

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爲社南氏居於社北者呼之爲社北氏杜子美詩云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

韋述開元譜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院本一人副淨爲參軍一曰副末謂之蒼鶻鶻能擊衆鳥末可打副淨故

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爨弄今
南戲副淨同上而末泥卽生裝孤卽旦引戲則末也一
說曲貴熟而曰生婦宜夜而曰旦末先出而曰末淨開
而曰淨反言之也其貼則旦之佐丑則淨之副外則末
之餘明矣副淨始於漢和帝時館陶令石丹犯賊和帝
惜其才原其罪今於設宴着白夾衣皂巾使伶優戲而
辱之名叅軍至唐爲故事名副淨

夢遊錄

安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王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祿
山宴徒黨於凝碧宮其樂工皆梨園子弟教坊工人維
聞之悲惻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

槐花老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三等定罪肅宗

聞詩特宥之

唐事

唐帝幸蜀南入狹斜谷屬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
與雨聲相應帝旣悼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
恨時獨梨園善屬樂工張徽從帝以其曲授之洎至
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皆非舊人帝於望京樓令
張徽奏此曲不覺悽愴流涕其曲後入法部

明帝別錄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煥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
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
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人因避席擁鑪火以

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蹟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煥之自以得名

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
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
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
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
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環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煥之卽擲榆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
皆起請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
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竟日

集異錄

劉氏鴻書卷八十二

終